

武汉一线送奶工：我们只能相互依靠

原创 人物记者 人物



新冠肺炎疫情下的2020年农历新年，被封在武汉这座城内的不仅有当地市民，还有数以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。他们没有选择返乡，而是选择成为这座城市的坚守者，继续维持城市系统的运转。一边忙碌，一边观察，他们亲历着武汉或宏大或细微的变化。

送奶工胡学军是其中一位。封城后，他比以往更频繁地出现在街上，开着2米7长的电动冷藏车，一箱一箱地给当地的医院送酸奶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他所在的蒙牛集团决定向疫区捐赠乳制品，它们将被运送到数千家医院，运到抗击疫情的前线。

迄今，在武汉，胡学军已经跑过了7家医院。他在网上看到，益生菌对人的身体有好处。他有个质朴的愿望，一线的医护人员喝到他送的酸奶，能够增强抵抗力，救更多的人。

胡学军在武汉生活了10年。他喜欢这里，觉得哪儿都挺好，但疫情发生后，一夜之间，人们的距离拉开好远，原本开放的城市，变得冰冷封闭。往年这个时候，他会回到河南商丘的老家，陪伴在父母妻儿身边，一起点燃新年的烟花。今年，他执拗地做了决定，要留在武汉，把手里的酸奶送完。

以下是胡学军的自述：

文 | 林念

编辑 | 槐杨

1

1月23号，武汉封城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们往医院送捐赠的酸奶。我去了第四医院、新华医院、金银潭医院，到现在已经去过7个大大小小的医院了。

封城后，尤其初二开始，武汉变得特别空。往常我去配送货，一些核心区域商圈总是堵车。现在街上一路畅通，不管走商圈还是主干道，都非常安静，看不到什么人。偶尔看到人，走在路上也非常匆忙，低着头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机会，距离越来越远。以前武汉人与人的接触不是这个样子的。

开着车，我把酸奶送到医院的食堂或者后勤部门。送货的数量是根据医护人员规模来做匹配的，大医院就送得比较多，比如人数在2000到3000人，我就送3000份或者4000份。



在一家医院的食堂，蒙牛一线员工给医护人员分发酸奶

到医院去，肯定会恐惧。公司给我们配了口罩、消毒液、酒精，个人防护还可以。出门前，我戴上口罩和一次性手套，还会备几个口罩放身上。口罩有两种，一种是N95的，一种是一次性的。我们这种终端作业的人要搬东西，还要来回跑动，戴N95，呼吸很困难，所以我们习惯戴两个一次性口罩，走到靠近医院的区域，再多戴上一层。

有天去第四医院的古田院区，刚好碰上一场纠纷。医生站在那里，穿着防护服，戴着口罩。旁边躺着尸体，十几个人围着，大概是病人家属，有几个冲过去和医生纠缠在一起，还把医生的防护服给撕破了。这个事就发生在我眼前，那个场面，我印象很深刻。

我那时候觉得，医生真的特别不容易。一个医生肯定不愿意看到患者去世。家属失去亲人的感受，我也能够理解。看到这种场景，我心里很害怕，也觉得这种环境下，大家都不够理智。

我不知道能做什么，还是去送酸奶。酸奶送到医生护士手上的时候，他们都非常疲惫，但是他们拿到的时候还是开心的。他们戴着口罩，穿着防护服，和我们隔开了至少一米，但你能感觉到那种真诚。不是说我们从小被教导的那种客气，而是非常真诚地和你说「谢谢」。我就会说，「你们是一线的战斗人员，我做这个行业帮不了什么忙，但我就想给你们带来一些身体的健康。」这是我最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我很感谢医生们，想尽一下自己的微薄之力。

从除夕到现在，我一直都没有好好休息过。做终端，压力非常大，医院的物资也非常紧缺。以前搬货8个小时，我会感觉特别累，但现在我一天干12小时，甚至20个小时，都没觉得累，只想尽快把这些酸奶送到医生护士手上，他们喝到了，能放开点脾胃，多吃点东西，提高自己的抵抗力。有时从早上忙到晚上八九点，想着要歇歇吃点饭了，但是把货送到医院，听到医生护士说「谢谢」的时候，又想，要快点再送下一家。



胡学军

我是河南商丘人，大学毕业后就到了武汉，今年刚好是我在武汉的第10年，做蒙牛酸奶的终端配送员，一般是从库房往商超送奶。我喜欢这里，天天跑来跑去，很熟了，武汉的每个地方我都觉得特别好。

23号那天，送完货已经凌晨3点多了，突然看到有人给我转发了一条消息，说武汉要封城，所有人员不能进出。看到信息后，我预感今年的销售会有压力，当时就决定春节不回老家了。

商超最好的几天生意都在过年那会儿，所以我们都在这个节点备货，今年也比往年准备得更充分，订单节奏、销售节奏，都掌握得特别好。除夕前我们每天都工作到很晚，就是想着赶紧把所有的货送完，能早点回老家。没想到碰上这个情况。

孩子幼儿园放假后，已经先回老家了，媳妇跟我在一起。我让她先回去，她说，如果我不回，她也就不回了。除夕那天，我们俩就在武汉，超市买了点菜和肉，回去吃了顿饭，看了春晚。

吃完饭，我们跟在老家的父母、孩子视频。孩子说，他很想我们，都哭了。

我一想起孩子的样子就很心酸。我知道小孩子对过年有憧憬，以前不管多晚，我们一定会回老家，过年应该是热热闹闹的，爸爸妈妈都在身边。今年过年好冷清，我俩没回去，父母也觉得像是少了很多东西。

但没办法，疫情后，机场也好，高铁也好，全部给封闭了，感觉武汉从非常开放变得非常封闭，我们像被关在一个笼子里。

这些天我们基本上是连轴转，平均下来，我一天要跑10个左右终端，库房、商超、医院，开着2米7的电动冷藏车，循环着走。以前还有固定的工作时间，疫情发生后，我们每天差不多工作到凌晨一两点，在仓库里摆了一张临时的双人床，其实就是一块木板，吃完饭躺上面睡一会儿，或者在车上睡一会儿，最多睡4个小时就起来，用很零碎的时间去休息，差不多了又起来干活，没有几点上班、几点下班的概念。

每天早中午晚，媳妇和父母轮流给我打电话，一天至少五六个。尤其去医院送货，他们都非常紧张，每次打都是问我差不多的问题，我也都是那几句话。有一个家庭在背后支撑，我会提醒自己防护好。晚上，我和媳妇也都会跟家里人视频，报个平安。我们尽量不聊工作和疫情，只聊过年开心的事情。



各城市都有像胡学军一样的坚守者，加入到对医护工作者的捐赠行动中

3

一线工作不容易。我们有很多导购大姐，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，还是守在卖场。比如有家大型超市的3个导购大姐，两个都感冒了，一个已经到了退休年龄，挂吊瓶的同时坚持上班，另一个吃着药，又叫上自己的老公协助搬货。

她们那个商场另外一个区域，有个导购员已经确诊是新冠肺炎了，其他人内心一定是非常恐惧的，那种情况下，她们还能够坚持在岗位上，不断掉供应链，给我的触动很大。

现在我们一起送奶只有3个人，除了我，另外两位都是女性，一个是武汉的，另一个和我一样是外地的。她们非常了不起，真的非常了不起。她们都有自己的家庭，但这些天也一直都在忙，没怎么过年，搬东西的时候也非常有力量。这么多货，压在我们身上。我非常钦佩这两个女同事。

其实心里都害怕，但是干起活来，很多东西就抛开了，比较忘我。你说感染的问题，我从来不敢想、也不去想自己会不会感染，就觉得自己像铁人一样。如果总逼着自己想，我怎么去前进？我不敢往后看。

再说，我们三个人也算一个小团体，你一提害怕，大家都知道。谁不害怕呢？但如果把这种畏惧感说出来，我们可能就互相影响了。我们更想抛开那些负面的影响，聊聊我们今天干了多少事情，有谁和我们说了「谢谢」。说白了，我们这个小组就剩三个人，只能相互依靠。

我只是一个终端的销售人员，没有想过这个疫情会这么严重，从没想过。当时我很乐观，觉得国家发展这么好，不管是医药也好，科技也好，都发展得这么迅速了，不像5年前、10年前那样了，对不对？疫情应该是非常好解决的一件事情。

如果我提前就知道疫情会发展成这样的话，我更不会回家了，会彻底打消回家的念头，提前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好，而不是离开。准备更多人，准备更多车，不会像现在，只有3个人，让她们那么辛苦。

但是现在假设这些也没用，只是希望一切能够快点结束。

今天，我听说有个好久不见的导购大姐确诊了。我们一听说她得了这个病，赶紧打电话问，目前身体状况怎么样？需不需要联系医院？手上的钱够不够？我们能帮你做什么事情？更多的是聊这些，想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她得病了，我们要怎么跟她保持距离。

虽然不是武汉人，但是看到武汉变成这样，我心里非常难受。我觉得我们特别像在一个孤岛上。可能不在武汉的人体会不到这些，但是在这里，大家想得更多的是怎么去帮助那些生病的人。他们也很无助，没有任何人想得肺炎，想自己身体状况不好。

一会儿搬完货，我想给同事找点炒饭吃，看看一些街头小店能不能有。现在武汉没什么吃的，好多快餐都停了，这些天我们在车上备了泡面、火腿肠、卤鸡蛋，或者超市买点面包，每顿饭都是这样应付。吃了这么长时间，吃得难受，确实不能再吃泡面和面包了，我就想找份炒饭，大家也能改善一下伙食。

这时候，我们不能倒下，明天还得给医院送酸奶呢。医生护士日夜不休，守护生命；我们加班加点，守护他们。人物



蒙牛在苏州等城市也开展了捐赠，奶制品一定要交到医务人员手中

没看够？

长按二维码关注《人物》微信公号

更多精彩的故事在等着你

